

# 五星红旗在硝烟中高高飘扬

○ 韩冰

## 回忆

“咚——咚——咚——”清晨,沉闷的重击声从远处传来,并带着尖利的哨音慢慢接近。我一下子睁开眼,异常清醒,睡意全无。看着身旁的妻子,他们还在睡梦中,浑然不觉。“快起来,火箭炮!”我一把将他们拉出被窝,推到卧室旁边的过道。那里已经准备好了钢盔、凯夫拉防弹背心、防毒面具、生化防护服。

我刚刚把钢盔扣在六岁儿子的小脑袋上,就听到“轰”地一声巨响。这响声太大,让我几乎失聪了两秒。接着就是碎石瓦砾打在卧室的墙壁和窗户上的声音,窗户上的钢化玻璃被打得轰隆隆作响。儿子小嘴一扁就要哭,惊魂未定的妻子连忙安慰他:“没事没事,就跟过年放鞭炮似的,你不是最爱放鞭炮吗?等回国给你买‘二踢脚’。”

这时候炮声仍然隆隆不绝,刚才那发炮弹落地离我不过二十米。我住的房子是简易建筑,这儿不能待了!我赶紧带着妻子冒险穿过院子,猫着腰冲向相对坚固的主楼。穿行中,我不禁抬头望了一眼——那面五星红旗依然鲜艳夺目,在硝烟中高高飘扬。

这里是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这天是2015年2月5日,我已抵达叙利亚四个月。

叙利亚战争从2011年一直打到现在,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从一场内战逐渐演变成一场各方参与、大国博弈的地区热战。叙利亚这片原本美丽的土地已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想在这里蔓延,并不断外溢,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形成巨大威胁。

2014年9月,我被原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选派到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担任出入境审查官。抵达那天,我就在隆隆炮声中见识了满城硝烟的大马士革。在这硝烟中,我开始了两年多的驻外生涯,成为一名“外交官”。

和平年代,人们也难以想象战区的的生活。那时,使馆所在的大马士革中心地带,叙利亚政府军掌控并不牢固。几乎每天都有武装分子向市内发射火箭炮和迫击炮,隔几天就会发生爆炸或枪手袭击事件。我在办公室门口经常捡到7.62毫米自动步枪的流弹弹头。天长日久,我渐渐学会了识别枪炮声的种类及危险的临近:如果是“咚——咚——”两声低沉的炮声,那没事,是政府军重炮阵地发射的双联榴弹炮;如果是带着哨音“嗖——”地一声,那赶紧找掩体,是火箭炮,而且很近;如果听到“哒哒哒……”一阵枪声,那不要紧,是政府军官兵为战死烈士鸣枪致哀,只要躲进室内就基本不怕流弹;如果听到“哒哒,哒哒”有规律的点射,那么最好进入主楼,因为这代表着附近有交火,办公室的轻质墙对AK47的步枪弹来说太薄了。

现在回想这些事,还是有些后怕。但是当时不怕。为什么呢?因为五星红旗在!

从大马士革的中心倭马亚广场向北望去,使馆区里有一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这面旗帜红得如此鲜艳热烈,如此耀眼奔放,以至于很多大马士革人把它当成一个路标:“要去阿巴巴士拉咖啡馆?喏,从这里向着中国使馆的红旗一直走,走到第三个路口向左拐就到了。”

2015年的一天,在叙利亚国内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发现一条消息:叙利亚各省移民机关陷落,一万

只要戴着一枚小小的国旗胸针,路过安全检查站,士兵们会主动打开道闸。走在大马士革的大街上,经常有人过来要求握手合影。有一次我在餐馆结账时被告别人已经帮我买了单,抬眼望去,有老有小,可爱的叙利亚一家人朝着我笑:“China! China!”同时给我比着“V”形手势。餐馆老板告诉我,这个“V”除了代表“victory(胜利)”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中国在安理会用“Veto(否决)”否决了对叙利亚人民不利的草案;中国在叙利亚人心中,是学习经验的对象,也是仗义执言的朋友。

我明白我的身后站着一个已经强大起来的祖国!

作为身在叙利亚唯一的中国警察,我的使命,就是将国门前移,把安全风险封堵于国门之外。驻外工作是艰苦的,然而使命却是崇高的。我们的移民官在这里坚守一天,我们的同胞就能离战火远一点。每天工作结束走出办公室,我总能看到使馆院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两年多里,我为它拍了无数张照片,有阳光下的,有风雪中的。不论风云如何变幻,五星红旗永远在那里,屹立不倒。

在叙利亚的任期持续了两年四个月,我从一个从未接触过外交工作的边检移民,迅速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出入境审查官。手中的证检仪就是我的武器,祖国的强力支持就是我的后盾。在这两年四个月中,我审查了约两万份来华签证申请,当场退回近一千份,发现并拒签伪叙叙护照和延期贴纸五份、伪假认证文件三份……

在云南边境一线,因千万缉毒英雄的代表印春荣的赤胆忠诚而更加迷人;在两江一线的吉林边境,因守志伟“夫妻警务室”扎根群众服务百姓的故事而愈加美丽……祖国广袤的边境,还因那些敢于牺牲、打击犯罪、守护一方安宁的民警而更显威严。

## 边关有情才更美

○ 孙广生

各种各样的边关美在脑海中闪现,陶渊明之辞总有不尽美之意。难道这些就是真正的美边关吗?于是,逆着历史的长河,沿着成长的足迹,我又陷入了沉思。

从古,边关从来不是萧瑟苦冷、凄凉寂寂的代名词。在边陲之地的戈壁大漠,因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而更显壮阔雄奇、浩瀚无边;在战事繁多的边疆关塞,因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而让千万守关将士的爱国情怀流传千古。

至今,边关也从来不是只有美景,无人问津的偏远之地。在西藏边境重地亚东,这里因廖静瑜夫妇的“千里追夫踏雪巡边”的爱情佳话而倍感温暖;在海拔4733米的红其拉甫,边关因代代守关人的生死相守而愈发壮美;

【山坡羊】

### 南疆卫士

○ 刘祥刚

扛起行囊,情恋南疆,  
臂膀稚嫩可做梁。  
弃烦攘,慕昂扬,  
誓为国门做长枪,  
扼奸邪徒逾吾疆。  
名,可淡忘,  
利,可淡忘。

坚守隘台,掌握内外,  
手起印落通国界。  
含笑来,暖心开,  
只为国门添新彩,  
试问何以安常在?  
入,也慎盖,  
出,也慎盖。

### 夜巡

○ 姜晓飞

碧海逐波暖风轻,  
沙鸟踱身偶啼鸣。  
清晖映照天接水,  
渔火繁星相映明。

## 感悟

春天的早晨,唤醒了安静的世界,也唤醒了。一缕缕阳光准时地透过窗帘的缝隙,顺着窗台上端的“S”形流淌进来。“S”形的光影铺洒在墙上像极了气势磅礴、峰峦叠嶂的山脉。看到此番美景,作为一名曾经在成长在边境线上12年的老兵,我脑海中浮现曾经站岗执勤过的大美边关。此刻,卸下一身疲惫的我,享受着片刻的惬意,陷入了许久沉思:最美边关到底美在哪里?

从小就成长在边境线上的我,对于最美边关的最初理解是那一道道、一弯弯看不到头的铁丝网,是那炊烟袅袅、和平宁静的边境村屯,是那鱼打浪花、波光粼粼的图们江。当兵后,服役在鸭绿江畔的临江市,我看到了见证沧桑历史和战争岁月的中朝鸭绿江大桥,领略

## 抒怀

### 国门情长

○ 傅哲渊

古来风云属边陲,金戈铁马竞辉煌。  
大浪淘尽千秋事,百世英雄断断肠。  
离乡不悔着金甲,笑把沧桑磨利枪。  
守边固土多少载,戎装虽改气自昂。  
君莫问,何处壮?且把风流数华章。  
深海茫茫腾巨浪,八千里路话苍凉。  
戈壁日落黄沙,孤鸟悬影旗飞扬。  
习武强警擒豺狼,威武震敌水在旁。  
界碑相伴树铜钢,国门脚下立铜墙。  
艰辛路,战意昂,忠诚铸就顶天梁。  
精业奋进勤开创,怀才不露胸中藏。  
任尔狡诈舌如簧,慧眼识辨落法网。  
川流不息他国客,敢把笑语视为盲?  
日夜不倦礼相让,何惧辛劳护安康。  
破险阻,化芳香,真诚以建东亚窗。  
谁言英雄无柔肠,不经回眸泪两行。  
百年岁月功满堂,一份荣光一份殇。  
整戈以待齐高唱,傲气凌云莫莫狂。  
歌难尽,势如浪,新火已然再留芳。

【蝶恋花】

### 成边

○ 葛丽霞

南疆北界驻铁骑,号角声中,逐鹿扬军旗。  
肩挑重任谁可语?界碑映朝阳熠熠。

少小离家披戎衣,铁血丹心,冷月蝉鸣急。  
成边情深深几许?雄关闪亮青葱里。



第0017期



妈妈,感谢您给予我生命和爱

感恩

作者:刘姝梦



大漠春绿

林圣敏 摄

## 一衣带水两岸情

○ 洪燕森

## 情怀

很小的时候,我曾经看过邻居的阿婆一个人坐在村口的榕树下,定定地望着远方。妈妈告诉我,阿婆的丈夫去了一个叫台湾的地方,几十年都没回来。阿婆坐在村口是在等待,等待她的丈夫回家。

我似懂非懂,祈祷着阿婆的丈夫能快点回来。有时候我也天真地想着,为什么阿婆不坐着船,跨过去把丈夫带回家?

后来,我外地求学、工作、安家,故乡的人和事渐行渐远。去年3月,国务院发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年4月2日,国家移民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我光荣地成为新时代中国移民管理警察。

“乡愁是一条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的这首《乡愁》总能唤起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作为移民管理警察,我和同事负责年年守泉金对台客运码头,主要负责两岸直航旅客出入境边防检查和台对台货运船舶手续办理。站在对台服务的最前沿,我有幸参与、服务并见证两岸的亲情往来。

今年清明节,台胞王先生在边检民警的搀扶下缓缓走向验证大厅,他手拄拐杖,泪水浸湿眼眶。王先生是回来为老父亲寻找老家的。20世纪40年代末,几十万人仓皇漂洋过海逃至台湾。这些人在随后的数十年里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煎熬,有的人甚至孤老终生。王先生的父亲就是这些“老兵”中的一员。王先生说,父亲生前最大的愿望,也几乎是唯一的遗愿就是叶落归根、魂归故土。

我们通过驻地派出所查找户籍等多方渠道帮助他寻找,真的很想帮王先生找到“家”。几十年来,一些地方行政区划划分发生变化,泉州各地镇乡也几经拆分,有的村庄甚至连村名都更改了,王先生所述的地址,也已成为历史。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

## 走进花千谷

○ 刘妍杉

## 览胜

离昆明市不远的花千谷阅读小镇景色怡人,让人流连忘返。“五一”假期,我们便有幸欣赏了一番。

花千谷,顾名思义是一个开满鲜花的地方。走进花千谷,清风阵阵,花香扑鼻,花儿竞相开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大片的杜鹃花、海棠花向我们展露着美丽的笑颜,高高的鲁冰花、月季花、鸡冠花摇曳着身躯朝我们伸出热情的双臂,多彩的三色堇害羞地低头微笑,欢迎我们的到来。

走过花丛,我们拾阶而上,沿着蜿蜒崎岖的碎石小路,往后山顶走去。一路上,松树、杉树、柏树等各种树木像卫士一样整齐地守卫在山谷中,可爱的小松鼠拖着长长的尾巴在林间窜上窜下,忙碌得很呢!远处不时传来布谷鸟“布谷、布谷”的叫声,为幽静的山林增添了几分生气。

沐浴在春夏初山谷的鸟语花香中,我们心情愉悦,很快爬到山顶,举目远眺,远处白茫茫的滇池似乎就是天的尽头,那矗立在滇池边上古滇王国的摩

国殇!”时光荏苒,我仿佛还可以感受到王先生的父亲当年离开大陆时的身不由己。如今,漫长的60多年过去了,两岸关系渐渐冰雪消融。虽然王先生还没有找到大陆的亲人,但是与我们成了朋友,他把边检民警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妈妈,记得跟边检郑阿姨说声谢谢啊!”今年春节,在泉州至金门航线熙熙攘攘的人境人潮中,一个小男孩拉着妈妈的手,郑重其事地说。

孩子口中的郑阿姨是泉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检查员郑晓莹。就在这之前一个月,小男孩的玩具画板摔坏了,因为着急回台湾,妈妈没经小男孩同意,直接把画板扔了。在通关时,小男孩找不到画板,哭闹不休。眼看船就要开了,当时正在台外引导的郑晓莹拿出了原本打算给女儿的文具盒送给小男孩,小男孩破涕为笑,总算和妈妈一起开开心心地通关。因为工作关系,郑晓莹与小男孩一家从陌生到熟悉,并逐渐成为朋友……

“船来船往海面上,海鸟追着海波浪;你见我便是笑容,原来他乡是故乡……”在泉金对台客运码头,送走一艘一艘客轮来来往往,故乡榕树下阿婆的身影每每都会从脑海里浮现出来。

由于历史原因与丈夫分隔两岸的邻居阿婆,也许有一天,她的爱人能从海的那一边走来吧。每一艘从海那边驶来的船,可能就意味着团圆。

岁月不居,故乡的阿婆已作古仙去了。虽然阿婆没有等来自己的亲人,但是海的那一边,走来了越来越多的“亲人”。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密切与深入,“泉金航线”日益繁忙。驻守在两岸交流的第一线,从春寒到夏炎,从金秋到瑞雪,我们守在人们回家的最前沿,努力缩短两岸同胞回家的路,用微笑的脸庞温暖两岸亲情,用拼搏的汗水书写着青春华章,用使命担当坚守着卫士的初心和诺言!